

## 【发郊】千秋岁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781416)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781416>.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Major Character Death</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姬发/殷郊</a> , <a href="#">姬屋藏郊</a> , <a href="#">发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a> , <a href="#">殷郊</a> , <a href="#">姬满</a> , <a href="#">姬旦</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01 Words: 3,417 Chapters: 1/1

## 【发郊】千秋岁

by [Theodoresky](#)

周穆王姬姓，名满，又称“穆天子”。

原来十二旒之后的天下是这样的，不能动，不能晃，端坐在玄色高堂之上，仿若一尊无悲无喜的神像。姬满不知道那些模糊的面孔是本就如此模糊还是因为无可挽回的衰老夺走了他年轻时锐利如鹰的眼眸。

台阶下的方士们争执不休，臣属们面色凝重不发一言，宫人们都低着头。姬满感觉自己的身体并不在大殿里，他轻飘飘地离开，但是又被房梁屋宇拦住，他便从最高的地方看这一出闹剧。

“……应该出海，海外有蓬莱……”

“……往西，极西处有仙山，有瑶池……”

“……在漫天飞雪的深处是神龟的坟冢……”

“……长生果……”

“……不老泉……”

“……神龟甲……”

“长生。”

“长生。”

“长生。”

是啊，长生，谁不想要长生。姬满从薨于汉水的父亲那里接过周天子之位时已经五十五岁了，他的儿子刚刚为他生下一个孙子。晨起揽镜见白发生，人类自蛮荒亘古难消的恐慌爬上了老年天子的心头——他才掌天下权，竟然转眼就要成空。

姬满不甘心。

“都下去！”天子挥袖，有方士还欲上前再说，武殿卫士长剑未出鞘，只是压着白细的咽喉就叫人发不出声来。方士和臣属都退出大殿之后，天子颓然扶额。祭公谋父地位与众不同，稍作踟躅仍上前劝道：“陛下不该再为此等妄想费神。”

“先祖文王卜卦问天，先祖武王开榜封神，怎可说是妄想？”天子手捏腰侧玉佩，身体只一歪，立刻有内侍会意绕到姬满身后，小心替他揉捏肩膀。

“文王、武王均未长生，由此更可见，长生不过是无稽之谈。”祭公谋父俯下身体，长长一拜：“陛下当以国事为重。”

“国事？”姬满正要冷笑，却听清脆一声响。

原来是一个小宫女跌破了灯罩。姬满正心烦，抬手就要叫人来拉出去上刑；又念着祭公谋父在一旁，少不得用祖宗德政来劝诫；再看小宫女白皙娇憨巴掌大一张小脸，不过十三四的模样。姬满忍了又忍：“哪里挑上来的！做事如此不小心！”

得用的内侍忙跪下磕头。小宫女年纪小，不知道怕，还大着胆子迎上去，请罪道：“我听祭公将长生认作无稽之谈，心里惊讶，所以不小心跌了灯罩。”她一派天真，仰脸看天子：“——长生药分明就在宫中呀。”

火把照亮了镐京的黑夜，曲裾裙摆与生冷铁甲交错穿行，侍卫长枪上凝着月光，宫人七手八脚抬出一个又一个箱子，散落的轻纱丝绸、美玉珠宝仿佛能一路铺到天宫上去。天子的神色压抑着困惑和冷酷，长相甜美俏丽的小宫女执一盏华丽的宫灯陪侍，每当有东西呈上来，倒得先给她看过。

“不是这个。”小宫女摇头，“这是黄杨放久了颜色暗沉，难道你们闻不出来木头即将腐烂的

味道吗？要找的是个檀木盒子，没什么雕饰，入手和玉一样温润，有很淡很淡的幽香，没有一种花香能与它类似。”

内侍心中有怨言，却又不敢发作。这么娇嫩的女孩，天子为她大动干戈的阵仗，说不定明日就会飞上枝头。

“找着了！”只听一年老有见识的宫女惊呼，手经手传出如墨玉沉郁的方盒来，正如小宫女所说的，盒子上附着一缕极浅淡的香气，像是倦怠的午后，雨水的湿气穿过层层纱帘，吹散满室尘埃。

“是它了。”小宫女低头，葱管一般的手指抚摸过盒盖，胸口珠珞垂落，碰撞发出悦耳鸣响。她并不接，还是握着宫灯长柄，碎碎退开几步，好让铁甲的卫士单膝跪在姬满的面前：“陛下请看。”

盒子没有上锁。在无数珍宝面前，它并不起眼，似乎刻意抹去自己的存在感，让人不敢相信里面藏着天下最可怕的秘密。姬满手压在盒子上，顿了顿，突然转头对内侍说：“把那两匹生青的茧绸挑出来给王后送去，蛀空了可惜。”

内侍称是而去，凌乱的院子只剩下月亮和天子，姬满颤抖着打开了盒子。黄如蛾翅的生绢原本应该是珍珠一样莹亮的白色，上头不见丹药，只有指甲盖大小一块棕褐色污渍。

“哎呀，化了。”小宫女踮起脚尖，柳条一样尖尖的眉毛皱在一起：“放在府库里太久、太久了。”

“还敢胡言！”祭公谋父呵斥半句，旋即双手插袖，面向天子弓腰道：“此乃欺君之罪，请陛下即刻惩治。”

“她所言非虚，并未欺君，又谈何惩治。”姬满声音淡淡，听不出喜怒。手指抚摸过盒盖内侧——这盒子外面看着样式简单质朴，内里却雕刻着崇山峻岭、仙鹤、湖泊和一轮金日之下的楼台宫阙。边上刻着字，刻印不深，只能勉力辨认出些许词句：“……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三千年生一药，予人年岁，使人长生。”

“只是予没这个气运。”姬满摇头，怔怔看着盒子，突然毫无征兆地软倒。狂喜又落空，天子也支撑不住。

“陛下伤了心脉，万万不可再动气伤情。宁神的汤药已经上盅，稍后便送来。”

太子繁扈点头，医师行礼退下，鞋履踩在地砖上，一丝声音也不闻。小宫女跪在殿中，片刻不离身的宫灯熄灭了立在身侧，身后站着一名持刀侍卫，若是天子有半点闪失，立刻要她人头落地。

“来人。”姬满醒转，只觉得太阳昏沉，身体乏力。姬繁扈连忙扶起父亲，又亲自捧杯把盏。

姬满就着长子手喝了两口，神思激荡之下，心力更衰，看着年轻力壮的儿子，终说道：“繁扈，你是个有运的孩子。”

繁扈一头雾水，只知道见疑于父亲，立刻抛下杯子，跪倒在地，狠狠磕下头去：“父亲何出此言！儿子担当不起！”

姬满未给他解释，眼神不知怎么地充满了厌倦：“下去吧，去你母亲那里，去你妻子那里，去你的孩子那里，趁还能爱他们的时候——快去吧。”

繁扈不敢停留，倒退着离开。

过了一会儿，天子才又说：“祭公谋父，你也先退下吧。”

偌大的宫室有风声簌簌。小宫女笔直地跪着，低垂着脸，白皙的肤色衬着鲜艳的璎珞，昏黄灯光摇曳，有一种不符合她年纪的明丽。“靠近一点。”天子低语，小宫女膝行至台阶前，压着红缎末端，倒是像红缎自她身下延伸到天子床前：“你是哪一年进宫当值的？深宫府库，内藏仙药，予都不知，你又从何处听来的？”

“从先王那儿。”小宫女说，语气轻快，仿佛没有心思的模样，伴随着幽幽香气。姬满想起了他的父亲姬瑕，高大而威严，却只留给他一个漆黑的背影、一具半腐的尸骨。南巡不返，南巡不返，宛若一个缭绕在帷幔上的诅咒。

没想到小宫女生得稚气单弱，竟然入宫也有些年头了。姬满又问：“先王是怎么说的？西方真的有昆仑仙山、瑶池圣母？”

“我没有听到这些。”小宫女既不说有，也不说没有，她盈盈一拜，手伏在台阶上，再起身收袖子于膝上。香炉焚着犀角香，油灯燃着豆大的火光，小宫女坐在袅袅烟雾里，不知怎

地也有几分世外仙人的模样：“先王那时身体很弱，坐不起来，只能半躺在床上。辅相说他打了一辈子仗，这样的人是不能停、不能不打仗的。要是不打仗，之前累加的旧伤就会爆发出来，把人拖垮。可先王已经平定天下，哪里再去找仗打呢？”

是啊，父亲富有四海还有什么仗要打呢？姬满想起史官在竹简上刻下“天大暄，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想起父亲赤红的眼睛，想起贯穿紫薇帝星的五色光。

“辅相边问国事，边侍奉汤药，日夜焦心，终有一日，先王气色看上去比往常要好，甚至又能站起来了。他说他要去西边。辅相当大事对待，立刻要传人安排军马仪仗。谁知道先王说，雪龙驹日行三万里，他不带一人。”

“往西？”姬满皱眉问。

“往西。”小宫女笃定回答，“辅相没能拦住先王。雪龙驹还是那日行三万里的雪龙驹，可先王已经不是当年打马过黄河的少年。他甚至都没能骑上雪龙驹，便摔了下来。他真的病得很重，辅相握着他的手，向上苍祖先祈祷。如果姬家先祖真的想要带走他们子嗣中的一个，请带走他，不要带走先王。先王醒了，抬手摸辅相的脸劝慰他。这时，有化人来自西极之国而来，说特为先王至人间。”

“化人送来了仙药？”姬满喃喃道，“西极之国，指的就是玉山吧。”

“我不知道。”小宫女俯身再拜又起身，仍旧坐得直直的，一刻也不放松：“先王与那化人是旧识，笑问对方昆仑事。化人便说，人间纷扰，昆仑如旧。先王不再言语。半晌，化人告辞离去，走之前拿出乌檀木盒交给辅相，是谓长生。”

“但是先王并没有吃下那药。”姬满急切地问：“为什么？是谁把那药收进府库的？”

“辅相，是辅相把长生药收进了府库。”小宫女认真地回答，庄严又虔诚：“那是一个夏夜，先王从梦中惊醒，召辅相抚琴。辅相见先王面白气弱，额头上遍布冷汗，立刻就哭了，跪下一次次磕头，直到磕出血来，请先王用长生药。”

“先王置若罔闻，只问今夕是何年。辅相抖着身体起身，他太害怕了，害怕到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良久才说，是克殷三年。先王咳嗽几声，叹息道，竟然才三年，”小宫女的声音变得和雾一样轻柔缥缈，好像她也陷到那段记忆里去了：“还有九年他的车驾才会再经过这片天，我是等不到了。”

冷汗爬上姬满的后背。克殷三年，武王崩逝……小宫女说的先王不是姬瑕，而是周武王姬发，那辅相只能是周公旦！

“辅相拿来那盒子，举过头顶，对先王说，只要您吃下长生药就等得到。先王伸手，却是把盒子关上。他说，我不敢赌，我伐纣克殷，与其说是天命不如说是仇恨的指引，治理国家可不能靠仇恨。我能保证我做五年明主，十年不变，那二十年呢？五十年呢？五百年呢？我不敢赌。”小宫女以一停顿，好像是武王一停顿，然后复又幽幽说：“岁星有信，十二年一轮转，六十年一经停，我若是成了帝辛，还怎可奢望与他万万年。”

“我们都是父亲的儿子。曾经有人嘲笑我们是农夫的儿子，那时候我还和他打了一架，现在想其实说得没错，春生叶绿，秋收果黄，遵守人间的规律和法则，我们就是农夫的儿子。既然岁星耀世人，也应照我，生生世世与我共白首。”

姬满大口大口喘息，他仿佛被无形之物掐住了咽喉，若是不张开嘴让空气进到肺里，他恐怕就要被生生憋死。姬满是天子，这时居然畏惧眼前这个柔弱稚嫩的小宫女，恐惧她天真的、不紧不慢的嗓音。

“你能多大，竟敢妄言武王先祖！”姬满提高了声音，挥袖抽剑，立刻要斩，却身体乏力，差点摔下台阶：“你能知道什么！”

“我怎么会不知道。”小宫女轻柔地说，她看着姬满的眼神仿佛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我就在他的身边，我亲眼看见他流泪了。”

“看，就在那里。”小宫女抬起手，指向床后。姬满顺着小宫女的手指回头，墙上壁画鲜艳如初，上头有一个俏生生的仕女，戴着璎珞，提着宫灯，年纪约莫十三四岁。

姬满大骇，再回身看台阶下，哪里有人，只剩犀角余香悠悠。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